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视野中的“强客观性”

董林群

(浙江大学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文章的着眼点是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演进,重点考察的是女性主义经验主义以及立场理论。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在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一些缺陷,立场理论则在此基础上作了批判性的发展,特别是哈丁提出的“强客观性”为规避相对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策略。

关键词: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强客观性;相对主义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04 - 0079 - 03

一 引言

在当代,对主流科学观的反思和批判在库恩之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向。无论是库恩本人和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还是发源于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无不把矛头首先指向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扭曲了的科学形象。之所以说扭曲,是因为传统的思想家们不恰当地预设了诸多与科学的实际发展进程不符的前提,由此勾画的科学图景虽是合理的、进步的、理想的,但似乎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以至于成了一种虚构或意识形态。但是,在批判和重构科学图景的过程中,主流的科学哲学和社会学似乎未能仔细倾听女性主义的声音,这很让人奇怪。因为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路线大体上是情境化策略,而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的核心立场则是社会建构论,所以性别这样一种重要的社会因素本应在主流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遗憾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女性主义科学论(feminist studies of science)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对科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对女性的压迫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旨在重新发掘女性在历史上所做出的科学成果,审视当前女性充分参与科学所面临的障碍,尤其是揭露并批判特定的科学理论、事实和研究纲领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1]之所以说是独立的姿态,是因为女性主义科学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妇女运动”,它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化和细化,而不是一

种纯学院派的产物,因而显得与主流学术界格格不入。经过近30年左右的发展,女性主义科学论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的着眼点是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演进,重点要考察的是女性主义经验主义以及立场理论。女性主义经验主义在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一些缺陷,立场理论则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种批判性的发展,特别是哈丁(Sandra Harding)提出的“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为规避相对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策略。

二 女性主义经验主义

一般而言,女性主义经验主义(feminist empiricism)有两种形式:自发意义上的和哲学意义上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最初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科学家自发地意识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存在着很多性别偏见、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男性中心主义等消极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科学研究方法的中立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以至于形成了所谓的“坏科学”。在她们看来,避免主观因素和性别因素的消极影响的方法是更加严格地按照中立的科学研究程序和规范从事科学研究。后来,朗基诺(Helen Longino)和内尔森(Lynn Hankinson Nelson)等人提出了所谓的女性主义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以更加自觉、更加系统的形式发展和完善了经验主义。这种形式的女性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经验主义(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又异于自发的经验主义,但是保留了经验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比如,朗基诺的“情境经验主义”认为,经验证据只有在背景假

【收稿日期】 2005 - 03 - 22

【作者简介】 董林群(1973 -),女,浙江温州平阳人,浙江大学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和科学哲学。

设中才有意义,这些假设不仅包括其他理论和事实,而且包括简单性、精确性、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等情境性价值。^[2]女性主义经验主义旨在批判性参与某个特定的科学领域,从具体的科学实践出发来执行自己的方案,其价值需要在与科学研究的有效互动和阐明中展示出来。经验主义者经过细致地研究确实发现,在科学研究中,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偏见深深地影响着自然科学及其相关的预设。比如,自然科学中一个最普遍的隐喻就是把客观性、理智比喻为男性,而把主观性和感情比喻为女性。这种智力和情感的划分,理所当然地把象征着非私人的、理性的科学表象为男性,而把象征着私人的、情感的自然表象为女性。^[3]从而把女性置于一个消极的、被动的地位,一个有待控制和改造的地位。但是,女性主义经验主义特别是自发的经验主义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预设了一种中立的、理想的科学理念。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认为,当前的科学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受到了诸多消极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一种正当的、合格的科学应当是超越于社会和文化的,应该是非情境化的、普遍的。这样的科学观与逻辑实证主义一脉相承,虽然这样的科学理念很有吸引力,但如果像库恩那样仔细审视科学发展的细节,那么这样的科学观就会显得苍白无力,非情境化的科学很难在历史中找到。

其次,女性主义经验主义者认为,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价值观只能起着消极作用,它们无助于知识的进步,只会扭曲科学。当然,有些价值观和成见明显导致了不合理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教条。但是,笼统地说要把所有的价值要素和文化要素(当然,她们首先想到的是与性别有关的要素)都从科学中剔除出去是不恰当的。因为这首先预设了一种中立、价值无涉的科学形象,正如前文所说,其次是未能看到价值要素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否认存在中立的科学,那么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只能接受这样的结论:任何科学都渗透着价值,价值本身在积极地建构和重构着科学。也就是说,历史文化要素是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

最后,女性主义经验主义预设了一个不正当的“客观性”概念。在她们看来,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是一种方法和程序的客观性,一种客观主义意义上的客观性。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一种科学方法剔除了所有的主观要素、所有的文化价值要素,那么它就可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这种思想其实历史悠久,当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已然这样认为。但是,它暗自预设了主客二元论的哲学前提以及一种超历史的、个人主义的主体概念。在当代,现象学传统(特别是梅洛-庞蒂对身体的阐释)和后结构主义传统(特别是福柯对权力/知识的考察)已经颠覆了这种主体和客观性的概念。

以哈丁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正确地看到了经验主义特别是自发的女性主义经验主义所包含的这些不合理的预设与缺陷,因此试图从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那里寻找灵感,提出了所谓的女性主义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

三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黑格尔、马克

思传统。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站在奴隶的立场上讨论了主奴关系,而马克思则公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黑格尔和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某些特定的立场对于揭示和批判某些现象是有其优越性的。史密斯(Dorothy Smith)、哈索克(Nancy Hartsock)、罗斯(Hilary Rose)和哈丁等人继承了这一传统,认为女性这样一种边缘化的地位及其经验可以为分析和批判主流科学提供一个独特的、更为优越的视角,作为起点,这些立场可以对西方主流思想和科学世界观提出挑战。

当立场理论家这样说的时候,她们背后的一个预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情境化的,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设定,正当的知识是无立场的,非情境化的,就像近代的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么立场理论就是不成立的,因为这样一种中立的、价值无涉的知识观恰恰认为,从某个特定的立场出发得出的只能是偏见或者扭曲了的知识,或者说根本就不是知识而是意见。传统的客观性概念要排除的恰恰是那些主观的、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但是,当代的思想家们很多都走上了情境化道路,无论是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默顿之后的新社会学,还是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女性主义。比如,哈拉维认为自己在提倡一种情境化的知识论,提出理性主张的条件之一是局部性(partiality)而不是普遍性。^[4]换句话说,所有的知识都必然出自特定的情境当中,知识的主体只能从自己当下的立场出发来进行研究,但这样的立场不是理性的障碍,恰恰是知识的前提。立场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认同了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这是因为情境化策略是立场理论的一个立论前提。

但是,立场理论还面临着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她们主张,女性在科学共同体和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和受压迫的经历赋予了她们以特殊的优越性。那么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女性的立场更少偏颇、更少扭曲?在哈丁看来,之所以从女性和边缘群体的立场出发是基于如下理由:女性的生活被错误地低估甚至忽视了,主流的知识主张主要基于男性的生活,所以运用女性的生活经历对主流科学进行批判可以减少自然科学的狭隘性和扭曲;女性是主流社会的“陌生人”,就像人类学所认为的那样,陌生人或者外来者的身份可以把握和揭示那些显而易见的、但并非总是正当的事情;受压迫的女性群体不像主流群体那样试图为社会现状辩护,因为这样做对她们毫无益处,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可以得出新颖的、批判性的分析;在历史中,女性是性别斗争的失败者,这样历史就成了男性的辉格史,但如果从女性的视角出发重构历史,那么历史就不会显得如此狭隘和扭曲;女性视角是从日常生活出发的,从科学上优于男性统治阶级的视角等等。^[5]当然,这些理由是否充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它们很大程度上为立场理论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

如果说立场理论是女性主义知识论的一条进路的话,那么它还要回答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如果说知识是情境化的,那么从女性立场出发是否否定了客观性还是给出了另一种客观性概念呢?针对这个问题,哈丁提

出了自己的“强客观性”。

四 弱客观性与强客观性

在讨论女性主义经验主义时我们曾提到,经验主义的客观性观念是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观念不是经验主义所特有的,它几乎是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个通行概念。如果知识要成为客观的,那么你就必须剔除所有的价值、社会和文化要素。哈丁把这样的客观性称为“弱客观性”。

弱客观性为什么是弱的呢?第一,这种价值中立的、公正的客观性声称可以揭示出所有的社会价值观,并把它们从科学研究的程序和成果中驱逐出去。暂且不说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就它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因为它只能把科学共同体成员具有的不同的价值观揭示出来,但如果某个价值观是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预设,那么这种客观性就不起作用了。比如,如果一个科学共同体试图把所有的女性排斥在外,如果文化的分层是按照性别进行的,并且缺乏足够的批判意识,那么很难认为,这个受益于性别主义的科学共同体能把性别偏见和价值观揭示出来。从这一点上说,这个概念过窄。第二,它过宽,因为它试图发现并消除所有的价值观。但是,并非所有的价值观都是负面的,知识的情境化告诉我们,社会文化条件是科学知识的一个构成条件,从科学中消除所有的文化要素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正如哈丁所说,有些价值观可以得出更公正的信念。^[6]这样看来,这种价值中立的、无立场的客观性是有问题的。

有鉴于此,立场理论家哈丁提出了自己的“强客观性”。其实,哈丁的这个概念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有点相似。“强纲领”提出,我们必须抛弃传统的“错误社会学”观念,用同一类社会要素对称地解释正确的信念和错误的信念。^[7]同样,根据强客观性,我们不仅要批判性地考察科学程序和成果本身,还要把科学共同体的背景假设、辅助假设、研究所在的文化情境纳入批判之列。这并不是要消除所有这些“外部”因素,而是为了达成更大的客观性,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反思、批判和修正。换句话说,“强客观性要求把知识的主体和客体置于同一个位置,都要展开因果性的批判”。^[8]这是一种强反思性,如果说弱客观性所要求的弱反思性仅仅要求把知识的客体和研究程序等等纳入反思对象范围的话,那么强客观性还要求把整个科学共同体及其背景预设纳入其中,强客观性之所以强就在于此。

那么立场理论与强客观性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强客观性如上文所说,把整个共同体的价值背景要纳入考察之列的话,那么作为边缘群体的女性立场就显得有其优越性了,因为这样的立场有助于揭示出那些潜藏在主流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诸多社会价值背景,对之进行批判和改造,从而推进一种更加公正、更加真实的科学研究。所以哈丁指出,立场理论与强客观性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密关系。但是,一般认为,如果抛弃了传统意义的客观性概念,你就不得不承认相对主义,那么强客观性是如何应对相对主义的呢?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五 强客观性与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是当代的一个难题。许多人认为,如果你抛弃普遍主义以及正统的客观性,那么你就必然会走向相对主义,立场理论和强客观性也不例外。立场理论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情境化的,而客观性是有立场的。由此必然推出,情境化的知识是相对于情境的,客观性则相对于立场。这是否包含着相对主义呢?

在哈丁看来,相对主义有很多种,其中包括历史相对主义和判断相对主义(知识论的相对主义)。与弱客观性相对的是判断相对主义,而不是历史相对主义。判断相对主义是说,所有的判断都同样好。这是一种恶的相对主义,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历史相对主义并非如此。情境化的科学以及有立场的知识属于历史相对主义,它首先否认正统的普遍主义和客观主义,其次认为科学相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情境的变化会导致知识的变更。我们无法摆脱特定的历史情境,但是这并不是说作为知识的必要条件的社会文化要素是不容批判的,女性立场本身就是一个有利的批判性视角,而强客观性也要求把背景假设纳入到反思的对象当中。所以,哈丁认为,“强客观性要求你承认每一个信念或每一组信念的历史特性,即承认文化的、社会学的、历史的相对主义。但它还要求你拒绝判断相对主义或知识论的相对主义。”^[9]

所以,哈丁虽然提出强客观性来克服相对主义,但是她最终还是走向了历史相对主义。哈丁认为历史相对主义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但是立场理论的消极后果可能比哈丁本人预想得严重。正如哈拉维所说,人有多种不同的立场,这些立场不仅基于性别,而且基于阶级、种族等等。^[10]那么由此得出的推论是,从这些立场出发得出的知识也是相对的,相对于不同的立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也许是哈丁不愿看到的后果。当然,当代的众多思想流派,包括社会建构论,都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相对主义的怀抱,但相对主义可能带来的后果还是值得警惕。

【参 考 文 献】

- [1] Joseph Rouse. New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North America—Twenty Years Later [A]. 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C].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9, 1998. 99.
- [2] 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M].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 [3] Evelyn Fox Keller,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
- [4]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A]. Sandra Harding (eds.)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 [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92.

(下转第 85 页)

思想的物质体现,因此一切技术都是人的理念的外化。在外化中并通过外化,我们可以读到技术所体现的思想。^[13]他认为:“技术是为了自我创造而运行的。”^[14]在他看来,技术可分为二等:第一等的技术即人的一般技术,是在改造外在的物质世界;第二等的技术即认知的技术,是在改造我们内在的心灵世界——心灵世界是一切技术的源泉。莱文森认为,认知技术和一般技术也许是同步进化的,但是,属意认知的技术显然是两个伙伴中比较年轻的伙伴,这个关系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认知技术姿态低、数量少,一个历史原因可能是:我们的感官和心智在没有依傍和凭借的情况下,生产知识的效能,比徒手空脚操纵物质世界的能力强大。因此,锄头、船舶和武器之类的实用技术比认知技术进步的速度快,因为我们裸体的人类祖先更加迫切需要的是劳动工具,而不是推理工具。以认知为宗旨的技术战胜以自然方式获得知识的技术,原因之一是,现代技术搜集和加工信息,不是以取代自然能力的方式,而是以复制和延伸自然能力的方式,使人能够达到自然能力过去不能运作的领域,比如星系。莱文森以现实的三种客体或现实相面:一棵树、如何将这棵树用于传播的一个念头、一张纸为例来说明技术的本质。在这三种实体中,前两种实体可以用物质/思想二分法来进行分类:那棵树是物质客体,那个念头是头脑或思想的产物。在念头可能存在的宇宙语境中,那棵树是所谓未思想化的物质。同样,关于树的用途的分类的念头,可以这样来界定:在物质存在是可能的宇宙语境下,一个念头不仅仅是一个念头,它还是一个非物质的思想或未经体现的念头。物质和思想经过精细的协调,构成未思想化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念头,给那张纸作了精确的定位:它既非纯粹的物质,亦非纯粹的思想,而是两者的结合,是如何用那棵要来传播的念头的物质化(在这里,就是把树切成很细的薄片用来写字)。所以,纸张是思想化的物质或物质化的思想。“因此,精神和物质在技术中的混合,既反对简单的唯物主义,也反对简单的唯心主义,但是它戏剧性地证明了二元论的主张。”^[15]莱文森之所以认为技术是思想的物质体现,还在于“技术是成功知

识的表现”^[16]。事实上,技术赋予给我们的能力,会随着技术的失去而失去。但是,这肯定不能成为不利用这个技术的理由。技术的价值,正是由于它们能够赋予我们本来不具备的能力。“思想就在技术中固化,与其说是把非物质转换为物质,不如说是把物质属性从不太稳定(虽然有生成能力)的物质基地(大脑)转化为相对稳定(虽然无生成能力)的物质集装箱:技术。”^[17]

技术哲学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对技术的研究在各个方面开展了起来,技术在人的整个生存中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各种技术哲学观纷纷形成,我国近几年在技术哲学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正是出于关注人类本性和人类实践的一贯传统,哲学才有可能在关于技术的研究和讨论中发挥作用;但它只有在深刻知晓过去的哲学实践中探讨这个问题的全部内容时,才有可能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

【参 考 文 献】

- [1][2][13][14][15][16][17]保罗·莱文森. 思想无羁[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3、297、209、119、83、118、289.
- [3]舒尔曼. 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138.
- [4]达夫里扬. 技术·文化·人[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34.
- [5]陈昌曙. 技术哲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42.
- [6]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 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438.
- [7][10][11][12]约翰·齐曼. 技术创新进化论[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343、6、341、341.
- [8]Don Inde. Technology and Lifeworld[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9.
- [9]高亮华. 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4):19-25.

(责任编辑 魏屹东)

(上接第 81 页)

- [5]具体的论述参见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M].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1 - 137.
- [6]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M].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3 - 144.
- [7]大卫·布鲁尔. 知识与社会意象[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9 - 17.
- [8] Sandra Harding, *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A]. Linda Nicholson. (eds.)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69.
- [9]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M].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6.
- [10]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A]. Sandra Harding (eds.)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 [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81 - 101.

(责任编辑 闫莉)